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共一百八十三人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見錄

第一世法融禪師

第二世智嚴禪師

第三世慧方禪師

第四世法持禪師

第五世智威禪師

第六世慧忠禪師

前六世祖宗法嗣共八十人

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

見錄

金陵鍾山曇瓘禪師

荊州大素禪師

幽棲月空禪師

彭城智瑤禪師

廣州道樹禪師

新定莊禪師

出一人

定真禪師

復出

智巖禪師下旁出

東都鎮潭禪師

襄州志長

益州端伏禪師

龍光龜仁禪師

襄陽才禪師



無機緣語
句不錄

法持禪師下旁出牛頭山玄素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仁禪

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見六人錄

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旁出一人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

靈巖寶觀禪師前玄素復出二人金華曇益

三人吳門圓鏡禪師前玄素復出二人金華曇益

三杭州巾子山崇慧禪師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

慧忠禪師下兩世旁出三十六人見二人錄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旁出天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牛頭山道性禪師江寧智燈禪

師北山懷古禪師明州觀宗禪師牛頭山

大智禪師白馬善道禪師觀宗禪師牛頭山

前玄曠禪師復出二人一十五義興神斐禪師
二湖州暢禪師已上一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四十九人

前荊州辭朗禪師法嗣紫金山車禪師
明州大梅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四十六人見錄

終南山惟政禪師廣福慧空禪師明瑣常越禪師
襄州史石

兗州守賢禪師定州石藏禪師同德寺幹禪師
南嶽澄心禪

蘇州真亮禪師瓦棺寺瑋禪師
洛陽法融禪

廣陵演禪師
京兆章勣寺澄禪師
真禪師
嵩陽寺一

山崇演禪師
京兆章勣寺澄禪師
曹州定陶丁居

行禪師
京兆章勣寺澄禪師
曹州定陶丁居

士前西京義福禪師復出八人
曹州定陶丁居

京大悲光禪師
五西京大隱禪師
前降魔藏禪

師復出七道播禪師
一西京寂蒲禪師
二西京定莊

禪師
三南嶽慧隱禪師
前小福禪師復出三人

一京兆藍田深寂禪師 前二太白山日沒雲禪師
 三東白山法超禪師 前霍山觀禪師復出一人
 峴山幽禪師 前資州處寂禪師復出四人
 一益州無相禪師 前梓州曉了禪師 前義興斐禪師
 三超禪師 四梓州曉了禪師 前義興斐禪師
 復出二人 一西京智游禪師 二東都智深禪師
 師已上四十五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四世七人

前興善惟政禪師法嗣 真衡州定心禪院 前勤愛寺志
 師已上二人 無機緣語

錄句不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五人 見一人錄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 王荊州明月山融禪師 漢州雲頂山
 王頭陀 益州淨衆寺神會禪師

前塋界慎微禪師 復出一人武誠
 禪師已上四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一人

前勤愛寺志真禪師法嗣 嵩山照禪師 無
 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下旁出法嗣

牛頭山譚顯禪師梁牛頭山雲郭禪師牛頭山疑
牛頭山惠良禪師興善道融禪師定空禪師明
牛頭山慧涉禪師幽棲道過禪師牛頭山
空禪師蔣山道初禪師穎禪師幽棲藏禪師牛頭山
山靈禪師法常幽棲道龍門疑寂禪師山巨英禪
師釋山法常幽棲道龍門疑寂禪師山巨英禪
前慧涉襄州道堅禪師潤州樓霞寺清源禪師已上
緣語句不錄無機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旁出一百七人

第一世一十三人
見三人錄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表州蒙山道明禪師楊州奉法寺曇光禪師資隨州禪師
舒州法照禪師金州法持禪師資隨州禪師

劉主簿已上一十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

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一十九人

見五錄

五臺山巨方禪師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

兗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

荊州辭朗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荊州大佛山香育禪師 嵩山西京義福禪師

忽雷登禪師 東京日輝禪師 太原過淨禪師 南嶽元觀禪師 汝南杜輝禪師 嵩山芑禪師

京兆小福禪師 安陸懷空禪師 晉州霍山觀禪師 已上一十四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一十八人

見三錄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常山坦然禪師 鄴都圓寂禪師 西京道亮禪師 道亮復出五人

一揚州大德管李孝逸 祕書監賀知章 張錫 三國子祭酒崔駰 四 祕書監賀知章 五 睦州

刺史康訖 前蒙山道明禪師 復出三人 洪州崇壽 禪師 前蒙山道明禪師 復出三人 洪州崇壽

寂禪師 前資州智詵禪師 復出三人 資州起寂禪師 前資州智詵禪師 復出三人 資州起寂禪師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閒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來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師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

處否師指後面云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
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遮个在祖曰適來見什
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
曰猶有遮个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
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
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
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
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
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
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
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
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
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

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

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

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

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圭峯判為派絕無寄宗引致相教

四祖時為什摩鳥獸銜華來供養南泉云只為步步躡佛階

梯洞山云如掌觀珠意不暫捨僧云見後為什麼不來南泉

云直饒不來猶校王老師一線道洞山云通身去也又

尊宿答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貪兒家僧問一老宿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云如條貫葉僧云見後如何云秋夜紛紛

又僧問吳越永明潛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潛云牛頭

諸方多舉唱不可備錄祖付法訖遂返雙峯山終老師自

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眾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

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

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

為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

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荅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

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
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
念想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
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
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
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
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為境若以心曳心還為覺所覺從之隨
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
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
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
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
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
時若為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

直說無繫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為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鐺像能迴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違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為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為正受縛為之淨業障心塵万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劒斫問曰賴覺知方法

万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
覺知万法万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
無簡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
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簡即真擇得闇出明心慮
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為病問曰折中
消息閒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
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
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為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
為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
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
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
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
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具理後言用無用智

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
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
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
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
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
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如羅縠難師曰看心有
羅縠幻心何侍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
業心路差互閒得覺微細障即達於實際自非善巧師無能
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
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
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
徹致譽心不驚野老顯分荅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
色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出山住建初師辭不獲免

遂命入室上旨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
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
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壽
六十四臘四十一二十七日立窆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其
牛頭山舊居金源虎咆泉錫杖泉金龜等池宴坐石室人悉
存焉

第二世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
七尺六寸隨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
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
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
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
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
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

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荅曰
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
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貞觀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
謁融禪師發明大事禪師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
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
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
汝師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住白馬廬玄兩寺
又遷住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
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永葬壽七十有八臘三十有九
第三世慧方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僕氏投開善寺出家
及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巖禪師諮詢祕要巖觀其
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入林藪僅
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師一旦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

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禪師遂歸茅山數載將欲滅
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幡華云請法師
講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侍者洪道曰
吾去矣汝爲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師已入滅時唐天冊
元年八月一日山林變白谿澗絕流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
谷壽六十有七臘四十

第四世法持禪師者潤州江寧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年三
十遊黃梅忍大師坐下聞法心開後復遇方禪師爲之印可
乃繼迹山門作牛頭宗祖及黃梅謝世謂弟子玄蹟曰後傳
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後以法眼付智威禪
師於唐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囑
令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幡從西而來遶山
數匝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四十一

第五世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住迎青山始卅歲忽一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乃知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年二十受具後聞法持禪師出世乃往禮謁傳受正法焉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其中有慧忠者自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慧忠偈荅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慧忠偈荅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導於唐開元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將示滅謂弟子云將屍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七

第六世慧忠禪師者潤州上元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其後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才見曰山主來

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委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迴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納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坐下矣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嘗有安心偈示衆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唐大歷三年石室前挂鐺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

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
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
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前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金陵鍾山曇瑱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
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
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
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
七日而滅壽六十二

前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有長安講
華嚴經僧來問五祖去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
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

大悟

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唐如意年中受業於江寧長壽寺晚參智威禪師遂悟真宗後居京口鶴林寺嘗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或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月中夜無疾而滅壽八十五建塔於黃鶴山勅謚大津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肅元初往舒

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勅賜號天柱寺

僧問如何是天

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曰玉鏡峯前易曉人

問達磨未

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

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万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

闍梨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

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才生吉凶在

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才出門時

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

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瀟嶽峯

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

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爲什麼佛

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

佛道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

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 問宗門
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

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問如何
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 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葉間師居山演
道凡二十二載大歷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歸寂起塔于寺
畔具身見在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
年二十八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
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
逢徑即止師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
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去山上有鯉魚水底
有蓬塵 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

相中作一畫却封迴

忠國師聞乃云欽
師猶被馬師惑

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
說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
迴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谿唐
大歷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
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
謂忠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
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
勅謚曰大覺禪師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
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
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
經起信論復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

何用心復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
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先是孤山永福寺有
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
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
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
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
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
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
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
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 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
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
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
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

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白遂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
訖坐亡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三

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前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法嗣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也姓吳氏本名元卿形相端
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爲六宮使王族咸美之春時見昭陽
宮華卉敷榮翫而久之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
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省念稚齒崇善極生厭患帝
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
朕視卿若昆仲但富貴欲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
旣決旬帝覩其容顏詔王賓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
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得鄉信言
母患乞歸寧省帝厚其所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朝

光法師勉之謁鳥窠爲檀越與結庵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
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
授與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
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眞出家
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
曰然理雖如此於事何益儻垂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
皆不諾時韜光堅白鳥窠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
若不拯接誰其度之鳥窠即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
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固辭遊方鳥窠以布毛眇之
悟旨時謂布毛侍者鳥窠章敘訖暨鳥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
其寺師與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前慧忠禪師兩世旁出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牛頭

忠禪師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巖唐元和中法席漸盛始自目其巖爲佛窟焉一日示衆云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万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云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勉吾何言哉後二日夜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有八前天台山佛窟巖惟則和尚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

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遍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遍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遍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遍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摟止亦大病作不摟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

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一世旁出法嗣

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者

邪舍之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算開封尉
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尉

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之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忍旣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賜諡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

殞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
一名爲碑誅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

邪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
絕婚姻朽米添六卿心祖衆中尊荊州支江

人也姓衛氏隨文帝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云
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
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甚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
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行唐貞觀中
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
高宗嘗召師不奉詔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
自爾禪者輻湊 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叅問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
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
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谿 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

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不記
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
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
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尋以神龍二年中
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
納一副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
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迴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
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隨
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二年門人遵旨昇置林閒果野火自然
年己酉歲時稱老安國師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
門又建浮圖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孫也國亡落於
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

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意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行者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跣躡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祖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迴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旣迴

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昌玄化初
名慧明以避師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祖
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

世第二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
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師問曰白雲散處如何
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
默許之入室侍對庶幾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
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涉二十餘載入滅年八十一以
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

河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名相爲知
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禪師疑心頓釋思
養聖胎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山不下十年木食澗飲屬州
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

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出家服勤受法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摠衣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壽九十一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曰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爲師師耻乎年長

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
微晚成法器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
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
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
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
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歷元年示疾
而終壽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人也姓芮氏初結庵居止太守
衛文卿命本州長壽寺開法聚徒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
若何師曰真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軌躅有爲之法四相遷
流法當墮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唐會昌四年甲子
九月七日入塔

前嵩山慧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廓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首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眞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祠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號爲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等問師云某等諸人久在和尚左右未蒙

師苦口直爲某等竈神得什麼徑旨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无不見者難遘伊語脉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遘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 又僧問物物无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 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捻槍帶甲云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云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又曰會麼僧云會師曰惡人无善念善人无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无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

有僧從牛頭處來師乃曰來何人法會僧近前又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迴師上邊又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云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僧云若非和尚幾錯招恁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

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印以真宗頗悟玄

旨遂上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者我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觀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二目之豈分別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即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坐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姪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

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僣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僣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

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
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
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
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
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
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
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
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
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
爲世閒事度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
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
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
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

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旦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紛錯繡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門人建塔焉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

第三世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既決了眞詮即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蜊公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

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
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
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
師深明佛法博聞彊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
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
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
覩此爲常非常邪信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
陛下已聞說法了時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
觀音像以荅殊休因留師於內道場累辭入山復詔令住聖
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
仇矣後終於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
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第四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大歷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後何往邪曰無住性好踈野多泊山門自賀蘭五臺周游勝境聞先師居貴封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摳衣忝預函丈後棲遲白崖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

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焉又問師還以三
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
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鷓鴣鳴公問師聞
否曰聞鷓鴣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云何言聞
師乃普告大衆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
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
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
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
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
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
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
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
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

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
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
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
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
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
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
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
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
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
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
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派浪蓋爲不識真
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
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

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
禮稱讚踊躍而去無住禪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illegible]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一十九人見錄

西印度堀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匾擔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瑫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韶州祇陀禪師
嵩山尋禪師
羅浮山定真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制空山道進禪師	會稽秦望山善現
韶山緣素禪師	宗一禪師	善快禪師
咸空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光州法華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峽山泰祥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智本禪師	廣州清苑法真禪師	道英禪師
曇雅禪師	韶州刺史韋據義興孫	玄楷禪師
菩薩已上二十四人	無機緣語句不釋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

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
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
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閒遇智遠禪師師
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
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
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今隱于懷
集四會之閒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
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閒暮夜風颺剌幡聞二
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躊躇曾未契理師曰可容
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
竦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
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敘得法
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

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坐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
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
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
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
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
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
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
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縑白千餘人送師
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
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
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
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
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

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无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

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常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納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

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
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
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
諸種子遇茲雨露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
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
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
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
成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
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
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
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
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具可高七寸
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

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
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
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
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授師曰有
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
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殮遇滿之難楊
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
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
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
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
香祝云香煙引颺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谿以
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前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
憶念取首之說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

傳信衣

西域屈胸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

中宗賜磨納寶鉢方辯塑

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

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

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

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

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

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

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

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

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

迹後其有文繁不錄上

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

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城云朕夢感

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谿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

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
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
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
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
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

制興修功未竟會

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
入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
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爲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
可勝紀今於諸家傳記中略錄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
後遊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
坐奚爲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

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邪曰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其真要其僧即捨庵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祖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壇經六門人法海者即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大和人也少於荆南當陽山玉泉寺

奉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
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
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
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
復還爲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
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
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
卧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
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
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
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
誓依歸乃呈一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

淨祖然之尋迴王泉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塔碑
盛行于世略曰師住匾擔山法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
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
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
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
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
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義
乘匾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
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隋客及遇六祖門人策
禪師遊歷于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愍其
遠來便垂開拔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

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河北開化四衆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言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遍吾當

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犂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

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旣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
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
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
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
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
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
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
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
非劫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繫興永處那伽定

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

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

圓鏡智師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疑

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疑

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汗
凍名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
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
秀師爲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
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
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
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
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衆翻
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終投
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
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
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

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具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

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
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執
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
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
叅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
縣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
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
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
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
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
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
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

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來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

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

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無爲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爲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集

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
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
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
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
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
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
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
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
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住吉州清原
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嶽頭和尚問曰和尚百
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
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坐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

我稟遺誠故尋思爾第一坐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師問曰子何方而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怎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

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下問遷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却云發時蒙和尚許芥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來參師問曰什麼處來會曰曹谿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閒莫有真金與人否師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玄沙道果然

是真金是瓦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升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

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出家者
爲無爲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
啓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
什麼物怎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
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
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
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右一十五
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
祖也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
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塼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師作
什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塼豈得成鏡邪師曰坐禪豈得作
佛邪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
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

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
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
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
要辭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
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
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
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
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揔有六人師各
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
常一人得吾眼善顧盼趨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一人得
吾鼻善知氣神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一人得吾心善古今
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
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 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

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

別法眼云

阿那箇是大德
德靖成底像

曰只如像成後爲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

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揔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鹽醬喫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勅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卅歲出家遍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万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

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盛行于世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脩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

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
頌也 毗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
定又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 優畢又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
又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
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
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
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
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 勸友
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
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悲他專
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
心十門初則言其法尔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

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二言法介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号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尔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

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
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
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
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
不介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誡其疎怠者然渡海應上船非
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
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
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
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
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
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
兩非非破非非即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非非
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
宗非觀籍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
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
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
觀有逐方移方移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
理無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消耳 第十妙
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
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
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師先天二年十
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陽勅謚無
相大師塔曰淨光

皇朝淳化中

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

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答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旣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揔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旣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悟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

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 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 又有具禪師者問云道旣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

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揔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汝夢幻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

不會道棄却一眞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
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
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
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揔是假名二事對治都
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旣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
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
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慙伏不知所措師又有偈曰
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
如此到頭亦只寧 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禪師至妙至微
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
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
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
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善旣從心生

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閑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開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路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居于河朔有智隍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

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曹谿令韜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未嘗離左右祖歸寂遂爲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聆其德風詔令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仍勅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于本山壽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

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門道行聞于帝里
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賁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
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載
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
令與國師試驗三藏才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
他心通邪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
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
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獅
絲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遮野狐
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
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國師仰山曰
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
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大
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
藏鼻孔上僧問玄沙云只爲太近
爲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爲太近
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

如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玄僧問

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

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

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微問僧什麼是侍者

會更僧云若不會爭解怎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又在云若於

遮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

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為復明國師

意不明國師意暗裏書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麼南泉到

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麼南泉到

參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

只遮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間保福

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

於師前振錫而立師曰既如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

師叱曰遮野狐精出去師母示衆云禪宗學者應遵佛語

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夫爲

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

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有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

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 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見佛性 問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 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 問坐禪看淨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 又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荅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 南陽張漬行者問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

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派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有僧到參禮師問蒞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

對無

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怎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

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頭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 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 師與紫璘供奉論議既升坐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音供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坐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無對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

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大歷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勅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遂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任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旣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原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原佛性師禮

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中却歸曹谿谿祖滅後二十

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

天寶四年方定兩宗

南能頓北秀漸教

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一日

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

般若衆才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

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年遷塔於洛京龍門勑

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歷五年賜號眞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

又賜般若大師之塔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卧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大師聞之曰此

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

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此二偈附於卷末卧輪

者非名即住處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 一人見錄

江西道一禪師 姓馬時謂馬祖

南嶽常浩禪師 楊州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新羅國本

神照禪師 玄晟禪師 大明寺嚴峻禪師 霧山法空

第二世三十七人 馬祖法嗣 四人見錄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鄠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禪門規式附

錫英伏樓寺崇泰禪師 華州策禪師 澧州玉巖山脩然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京兆懷毅禪師 靈州智通禪師

洪州河府懷則禪師 常州明幹禪師 鄂州法藏禪師

山道河府保慶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大覺會

平禪義興勝辯禪師 柔禪泉志京兆咸通寺覺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 已上海陵慶雲禪師 錄句不

懷讓禪師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兒奇異牛行虎視

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

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

參九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

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 若多羅記達磨云震且雖闊無別路要假姪孫腳下行金難

解銜一顆米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何後
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

時號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龍興公山大歷中

馬祖名於開元精舍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
四方學者雲集坐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
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
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
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
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
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空念念不
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
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
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
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

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
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 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
即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
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
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 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 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
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 一日
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
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
丈豎起拂子師云只遮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 僧問
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
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有小師行腳迴於師前
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

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才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忠國師問別云何不

問老僧

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坐主

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入是什麼法無對

百文代云見麼

遂辭出門師召云

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遮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大覺禪師

懷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遮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

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
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
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
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云越州
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
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師謂曰禪

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

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廣語出別卷

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

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

法眼云是即沒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

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

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

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_{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對無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坐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

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踈 有律師法

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坐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坐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

具梵語薩婆易刺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

又問曰

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

趣塊師子齧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
 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
 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
 而退 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
 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
 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
 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
 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
 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
 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
 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
 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
 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

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 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恁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

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沈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

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一日謂僧曰汝與我開田了我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歸請師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有老宿見日影透窓問師曰爲復惣就日日就惣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師曰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大殺爲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

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

頭官人却拍驢師却拍官人

法眼別云
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擱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

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貓兒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南泉云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云長老長老南泉回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當他始得

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

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

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云爲伊惺惺

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莫客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 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曾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戈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

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
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
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
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
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
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
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
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牛
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
捉得虚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虚空師
云作麼生恁麼捉虚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
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
恁麼捉虚空始得 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

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 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於南康龍共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翦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

山不礙白雲飛 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
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恁麼于公失色師乃
指云遮箇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
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傳授遮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
是什麼藥山云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迴禮觀師曰汝其來矣
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
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

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盡得先師真

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撥胷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
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
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曾住五臺山金閣寺

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

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荅曰佛從無爲來滅向

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
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
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卅四
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
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
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
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
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
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
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
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法堂
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

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龐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遮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咎師云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 師一日謂衆曰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

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
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
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
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窓
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
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
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
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
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
也崇壽欄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
情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
中邑且道什麼處是
仰山得見中邑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卅歲離塵三學該
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

室時二大士爲角立焉一夕二士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
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祖曰經入藏
禪歸海馬祖上堂大衆雲集方升坐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
拜席祖便下堂師一日詣馬祖法堂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
之師云只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云你已後將什麼爲人
師却取拂子示之祖云只遮箇更別有師以拂子挂安舊處
方侍立祖叱之自此雷音將震果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
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旣處之未朞月玄參
之賓四方塵至即有瀉山黃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
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龍耳眼黑黃蘗
聞舉不覺吐舌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
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麼生曰已後喪我
兒孫師曰如是如是 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

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 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瀉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祈願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 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似和尚 師與瀉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瀉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瀉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 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 因普請鑿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鑿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

見什麼道理便怎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
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
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
云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聞舉
乃云從來疑遮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
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
飽衆皆無對雲巖和尚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

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

僧問如何是大乘

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
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
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
俱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
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

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碍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揔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尋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兀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

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尋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常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豪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腳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

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揔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怎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

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
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
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
師有時說法音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迴首師云是什麼藥
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
年勅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
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
誕布化元翼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
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纓絡經是大乘戒律胡不
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
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

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
爲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
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裒學衆無多少
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拋架挂搭道具
卧必斜枕牀脣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旣久略偃息而已
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
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堂主事徒衆鴈立側聆
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
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
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

主飯者目

爲飯頭主菜者目
爲菜頭他皆倣此

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撓之

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住挂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
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

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汚清衆生恭信

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壇法二不毀僧形循佛

制故隨宜懲罰得留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

宗網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況

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

叢林拾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

丈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叙

大要偏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